



爱的手帕

文 / 桐树花开

在我的抽屉里, 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块手帕。手帕看上去已经没有了当年鲜艳夺目的光泽, 有的只是历经的沧桑岁月。可这块手帕是母亲用来给我包钱交学费用的, 一直供我念了初中、高中, 还有现在的大学。每每打开抽屉找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不经意地看这块手帕, 看上几分钟, 仿佛就看了远方母亲的身影。

我的家乡在孕育了古老殷商文明的豫北平原, 而我上大学的地方是在草原青城呼和浩特, 两地相距两千多里地。每次从家出发, 都要坐上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 忍受着车厢里的拥挤人群和刺耳的嘈杂声, 更难的是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 要在半年多后才能再次见到母亲。坐在火车上, 我都会想到临行前母亲的嘱托: “孩子, 在学校里一定要好好学习, 记得常给妈妈打电话, 报个平安。”想到这些, 总忍不住要掉眼泪, 少年时代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自从我上了初中, 就远离了母亲。那时候是在镇上, 差不多每半个月可以回一次家, 每次回家就是给家里要生活费。家里的情况我是最熟悉不过的

了, 父亲靠给别人打工给我和妹妹挣学费, 而母亲则是守着家里的两亩薄田维持一家人的口粮。每当给母亲要钱的时候, 我都不敢张口, 生怕她会骂我一顿。可每次母亲总是微笑地对我说: “到学校之后, 赶紧把钱交了, 千万别弄丢。”当我接过母亲用手帕包好的钱后, 总是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又不知道是父亲和母亲用多少汗水给我换来的。返回学校之后, 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打开手帕, 把大部分的钱交给老师, 然后给自己留下几块钱零花用。

记得那次新学期开学的时候, 家里怎么也凑不够我的学费, 我只好独自一人, 好像是打了败仗的将士一样, 无精打采的去了学校。我告诉老师说: “家里实在太困难了, 能缓几天交学费吗?”老师说: “没什么, 等你有钱了, 补上来就行了, 拖几天没什么影响的。”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中午, 母亲去学校找到了我, 急急忙忙地把那个包着钱的手帕递给了我, 说: “都是妈不好, 没给你及时交学费, 赶紧把钱给老师。记住要好好

学习, 家里就是再难也要供你上学。”简单的聊了几句话之后, 母亲便匆匆地离开了学校。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 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后来, 在一次和母亲的聊天中, 我才知道那天母亲竟然没吃中饭。

尽管我很努力的学习, 但还是在中考中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 没有考上我们当地的重点高中。那是母亲唯一的一次对我发火, “平时模拟考试都可以考得很好, 为什么在考试中却只考了这么一点, 让我和你爸怎么接受呢!”那一夜, 我望着星空, 遥想着自己的梦想, 大声地嗷嗷痛哭, 我发誓一定要在三年后的高考中出人头地。母亲也一夜未眠, 她比我还要难受, 我知道她要承受来自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的种种压力。

后来, 我去了我们当地的一所普通高中念书。三年的时光飞快, 转瞬即逝, 一直是每天不断地写卷子, 不断地讲习题。我只记得, 母亲一次次地用手帕给我包钱, 我也一次次地打开手帕取出钱来。高考前的那个月, 母亲在用

手帕给我包钱的时候, 特地给我多包了两块钱吃, “学习重要, 身体也重要, 可不要在这节骨眼上累坏了自己。能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 就可以了。”在那仅剩的一个月中, 我保持了一个好心态, 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高考。考场上, 我认真地答着每一道题, 感觉高考跟平时的考试没什么区别。果然我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我以超过河南省重点线近 30 分的成绩考上了一所 211 重点院校。父亲、母亲还有亲戚朋友无不为我而骄傲。那一刻, 我感觉最高兴的要数我的母亲了, 他的孩子终于有出息了, 她的辛苦没有白费, 那回我再次看到她落泪, 只不过那是激动的眼泪, 那个夜晚的星空真的很美。

在我去上大学之前, 母亲再次用那块手帕为我包了学费。手帕看上去没有了耀眼夺目的光泽, 但我却觉得那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手帕了, 这块手帕包裹着的是母亲的心。在这以后, 母亲怕我在路上把钱弄丢了, 就不再用手帕为我包钱了, 改成了用银行卡直接给我打钱, 那块手帕就彻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永远的躺在了我的抽屉里……而母亲的爱, 永远的装在了我的心里。

了。老屋是一个厚重的载体, 承载风雨年轮, 雕刻人性。老屋承载着父母对儿女的雨露滋润, 老屋留下了我们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老屋见证着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百年老屋, 终有一别。虽不舍, 但无奈。告别老屋, 意味着告别过去。虽然过去一去不复还, 但父母的恩情却永远珍藏在我们心头, 挥之不去! 别了, 曾经带给我们无限欢乐和惆怅的老屋!

老屋是父母留给儿女的, 它凝聚了父母对我们深深的爱。儿女们大了, 各自有了自己的房屋, 实现了父母对我们的期许和希望! 老屋啊老屋, 现在已经到了要告别你的时候

老屋情怀

文 / 庄重

长沙南门外离白沙古井不到 500 米处的一幢民居, 是父母留给我们七兄妹的房产, 母亲去世 26 年、父亲去世 17 年, 老屋依然杵在那里, 似乎在诉说着我们一家人曾经经历过的苦乐年华。

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 我们七兄妹在老屋出生、长大成人, 历经磨难终见彩虹。而我那可亲可敬的父母, 也在老屋耗尽心血, 把我们七兄妹抚养成成人, 他们二老也在老屋里走完了悲喜交加的人生旅程。

记得当年我们七兄妹和父母住在老屋时, 挤挤巴巴的, 因为只有三间房,

常常是三四人挤在一张床上。在五、六十年代, 全家九口人靠父亲一个人的薪水养活。全家吃饭九口人, 用我母亲的一句话来说, 九张嘴拼起来有尺多长, 要吃多少东西啊!

当年的老屋是破旧的, 地是黑泥巴垒的, 房顶虽然盖了瓦, 但因年久失修, 一到雨天, 四处漏雨, 几间小屋摆满盆盆罐罐接漏。

随着我们的长大, 看到老爸老妈长年住在这样陈旧的屋子里, 我们心里总是不落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兄妹七人每家凑了钱全面翻新老屋, 将原来的一层改为三层。地

面铺了水泥, 爸爸妈妈在晚年终于住上了楼房。

时间一晃又过去四十多年了, 翻新的老屋也旧了, 昔日人满为患的老屋也只剩下我一个妹妹在留守。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们七兄妹与父母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但兄妹和睦, 合家幸福, 想想昔日的光景, 虽苦涩却也甜蜜啊!

老屋是父母留给儿女的, 它凝聚了父母对我们深深的爱。儿女们大了, 各自有了自己的房屋, 实现了父母对我们的期许和希望! 老屋啊老屋, 现在已经到了要告别你的时候

时间面前, 一切终将释怀

文 / 春暖花开

常想时间是一味良药, 能让人自渡, 再难忘的人或事, 在时间面前终将释怀。

光阴的巷口, 谁没有过年少唇红齿白的时光, 谁不曾走过青春的迷茫, 谁没有过年少轻狂, 谁没有经过命运的起起落落?

生命中, 总有那么一个人陪你看风景, 总有一双手温暖你前行的路, 总有一首歌让你听着就泪流满面, 总有一段文字让你不忍触碰, 埋藏在心底。

当有一天, 站在岁月的彼岸回望, 那些纯真的年月, 那些沧桑的磨砺, 都变成泛黄的记忆, 终是感动了时光, 也感动了自己。

季节辗转, 总有过起风的晨, 也有绚丽的黄昏, 一路走来, 能让你驻足的, 是温暖, 离开, 是懂得, 念与不念, 舍与不舍, 都变成照亮前行的路上的灯光。

总有一天, 你会发现, 曾经想牢牢抓住的, 慢慢的就放下了, 曾经痛过的, 慢慢地伤口就结疤了, 不是不痛了, 也不是遗忘了, 只是释怀了

岁月一声不响, 带我们品尝过聚散离合的伤感, 走过高高低低的沉浮, 却分分秒秒不停留。当开始和结束, 变成一种途径, 不得不感叹时光的强大。

罗西说: “与失去的时间相比, 所有的失去都是一种赠与, 无怨无悔。”

人生有笑有泪, 再浓烈的事情在时间的磨合下都会慢慢的变淡, 岁月流逝, 会带你去看更好的风景, 让你遇见更好的人, 更好的事。

一只杯子, 只有倒空了, 才可以重新容纳水, 生活, 删繁就简才能更好地前行, 我们没必要一味的停留在从前。

生命走的再远也要回归原点, 往事是用来回味的, 今天是用来珍惜的, 明天是用来期许的, 人生路上, 或交集, 或擦肩, 不曾改变的曾经牵过手的温暖。

时光磨练人的心性, 人到中年, 于岁月已经隔着几重山水, 终于明白, 淡然的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

人生不能彩排, 每个清晨,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个黄昏, 都是一个终结, 忘掉昨天的不快乐, 做一株向日葵, 向着明媚微笑前行。

无论生活如何的让你满面风尘, 守心自暖,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你若不伤, 岁月无恙。终有一天你会学会不挣不抢, 不远不近, 脚步走的不急不缓, 从容不迫。

从前的车马很慢, 慢的一生只能爱一个人, 现在的时光很快, 快的都来不及看清楚身边的风景, 虽然时光可以苍老容颜, 而心却可以依然年轻, 毕竟岁月未曾饶过我们, 我们未曾饶过岁月。

一花一世界, 一笑一尘缘, 人生有相遇就有别离, 花开花谢, 缘起缘落, 所有浮沉, 有一天都会变成午后那一窗风清云淡, 而阳光依旧温暖, 时间面前, 一切终将释怀。

